

吳中金石新編

吳中金石新編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二

明陳睟編

官字

倉驛附

願治堂記

王恕

余以願治扁堂之明日有客來訪而問曰聖天子授公
以保釐之任而有便宜從事之璽書凡撫內善良者公
得而扶持之強禦者公得而禁遏之賢才有益於國家
者公得而薦引之奸貪有害於政事者公得而斥逐之

田野未闢公得而闢之學校未興公得而興之賦役有
未均詞訟有未息公得而均之息之以至周窮卹困伸
冤理枉皆公分內事也今皆舉而行之亦可以言治矣
而猶以願治名其堂何歟余曰善良者固多矣余豈能
盡扶持之強禦者亦衆矣余豈盡能禁遏之賢才當舉
而或不能盡知奸貪當逐而或不能盡察田野當闢而
或流亡之未復學校當興而或教養之無方里書作弊
賦役如之何得盡均教化不行詞訟如之何得盡息縱

使盡扶持之盡禁遏之盡知之盡察之盡闢之盡興之
盡均之而盡息之苟有一民之失所一事之不理亦不
得謂之治治豈易能哉非但才之罪其勢然也余以菲
才受厥命食厥祿豈敢怠厥事是以夙夜孜孜願治焉
而未之能也願而未能其可忘乎故以願治二字揭諸
堂欲其常目見之而求所以治之也客唯唯而退遂書
之以為記

觀風題名記

徐有貞

惟皇明有天下當高帝肇大一統之初定鼎金陵以蘇松常鎮為京輔郡如漢扶風馮翊之於長安也其地大人衆事力之彊控制江海屏翼天室而財賦所出國用所資最天下視扶風馮翊為加重以是天子之命御史出廷巡按以察吏治而觀民風於斯四郡常加之意焉迺成化三年監察御史古滄張海朝宗實來以斯四郡皆京輔而蘇為會府凡國初以來歷政交承舊章成案之籍於是乎在顧茲察院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猶闕

乃於治事之餘考求前政得五十有七人列其姓名而刻之石命之曰觀風題名將待後政者繼而題焉以昭垂於世來請記予謂觀風者御史出巡之一事爾若舉其所職豈止是哉蓋其官天子耳目之官也自成周始建秦漢以下代因之而於其制有所崇益分三院綜五曹監列郡司六察斯已重矣至我朝乃合歷代之制而一之故其官視歷代為加重入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內辨正邪別淑慝公是非使朝無倖位國無冤人奸宄無

所投其隙而四門有穆穆之風焉出則廣天子之聰明
於外究利病審枉直慎舉措使吏無虐弊民無隱情
黷墨無所容其間而四方有平平之化焉是其所職
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清而雅鄭有可察也若目之
職視白黑之不混而妍媸有可察也苟為不然則不
職矣夫四體有不職在耳目以察之耳目可以不職
乎哉百司有不職在御史以察之御史可以不職乎
哉彼聽有不及則聾聾明有不及則瞽瞽瞽為其
有所蔽也蔽之由

人且不可矧可自蔽耶聰明蔽於上而事物亂於下君德將焉正國是將焉定官邪將焉儆民隱將焉達耶是故天子之於御史任之常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其所以重者蓋歷代然矣豈惟我朝而我朝為加重於天下然矣豈惟京輔而京輔為加重誠以首善之地其近於天子譬猶在乎耳輪之內目睫之間也承乎德音而被乎德輝實有加於天下視聽所及固所當先而可後哉朝宗之賢其有志於斯也必矣故於斯舉蓋將即前政

之臧否為後政之勸懲孰其稱職而可師孰其不職而可鄙必有辨之者在然則題名之記豈惟表章風憲為觀美於一時而已萬世之下於我朝制度尚亦有所考焉

來鶴樓記

魏驥

今工部尚書廬陵周公為左侍郎時巡撫浙西諸郡按部至姑蘇寓於宋大儒魏文靖公了翁之鶴山書院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集郡縣官僚民庶授以約束忽雙鶴自南而來翔集於庭衆環視喜愕咸相慶

曰鶴乃尚書所服之制公必自此而升歟又曰鶴乃仙禽能調息引年其為公長壽之徵歟衆方議未定而郡守古婺來公知是日乃公初度之辰遂躍然而喜曰斯鶴之來不來於曠地而來於衆目所視之庭不來於他日而來於公慶誕之辰是為公之瑞無疑斯不可以不紀乃首捐已俸為倡率僚屬於鶴所止之地萃材鳩工剏樓三楹既落成大書來鶴二字以顏之且因郡人翰林檢討王君具顛末索予記予惟瑞不徒瑞必因人而

瑞公發身賢科為翰林庶吉士蒙太宗文皇帝選拔二十八人之列績學文淵閣才器大成遂膺擢任踐揚中外屢有成績頃以浙西水患民食官賦皆有不足武斷鄉曲者由之而起郡守縣令或莫能制公膺簡命巡撫其地宣布教條民翕然從令而所謂民食官賦皆不勞而給足強梁跋扈皆不治而銷靡數郡之內人和神悅莫不感戴以為朝廷任用得人所致也昔人有孝友于其一家者其園林尚有鳥不擇子而哺不爭巢而棲之

應况公之德化洽于數郡然則鶴之來庭豈偶然哉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言誠之感于下也詩曰鶴鳴
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格于上也今公之巡撫東
南也夙夜惓惓專以愛民澤物為心其誠之感于下者
從可知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誠之格于上者又可
見焉斯鶴之來其為公之所感召也必矣公今位躋六
卿康寧無恙壽福之來未有涯涘誠不可以不紀也且
朱公之為人練達有為誠東南之賢守若公德化之成

金匱四庫全書
卷二
蓋亦與有力焉他日清風高節豈不可與昔人一鶴自
隨者同其聲光於無窮哉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勝字
仲高故併記之

退思堂記

陳孟浩

蘇州府治舊名平江在長洲縣之東北厥後徙於縣之
西南改平江仍以蘇州名即今治所是也自洪武初經
今七十餘年來守是郡者非一人考其勤民之政行事
之善惜乎鬱湮而未有聞焉宣德五年秋聖天子命舉

在部賢臣為天下郡守禮部郎中况侯伯律其一也侯
以能聲薦拜蘇州太守奉璽書來牧於茲委以重寄蒞
政之始視官事如家事且急於修舉廢墜郡有泰伯伍
相城隍廟及陽山白龍祠內外館驛惠民藥局皆歌仄
敝漏侯見而太息曰事神治人我之責也亟擇善治事
者董工盡撤而新之俱不勞民力而成至於府堂蓮幕
吏舍弗具者悉令完舊益新又與僚佐謀於府治之後
構公解一區以為退食之所意未敢擅作乃請于朝朝

許其請於是鳩材僱工經始于庚戌之秋迄工於是歲之冬深奧靚密窓戶踈達復自扁曰退思堂翰林侍書程南雲大書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退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予記之予告之曰心之官主乎思也思則智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而無疑也故思之於人大矣哉凡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衆人乎蘇為郡領縣七當東南之都會地大物衆生

齒繁夥錢穀稅糧甲於他郡素號難治故為郡於蘇者
施政事於此不能熟思而審處則未有得其平者矣夫
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為政所以貴乎思也想侯
日退斯堂神氣清明坐而思之民情欲壽則思若何而
保其生民情欲富則思若何而厚其生獄訟之興弊若
蠱午則思何以決之租稅之重徵輸愆期則思何以集
之顛連無告者思有以恤之也賦役不平者思有以均
之也事有可否思與僚佐而協謀定論理有顛倒思從